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

詩曰：疫癘瘟瘧幾遍災，子牙端是有奇才。匡扶社稷開基域，保護黔黎脫禍胎。劫運方來神鬼哭，兵戈時至士民哀。何年得遂清平日，祥靄氤氳萬歲臺。

話說周信提劍來城下請戰。報入相府：「有一道人請戰。」子牙聞知連日未曾會戰：「今日竟有道人，此來必竟又是異人。」便問：「誰去走一遭？」有金吒欠身而言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金吒出城，偶見一個道者，生的十分凶惡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髮似硃砂臉帶綠，獠牙上下金精目。道袍青色勢猙獰，足下麻鞋雲霧簇。手提寶劍電光生，胸藏妙訣神鬼哭。行瘟使者降西岐，正是東方甲乙木。

話說金吒問曰：「道者何人？」周信答曰：「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周信是也；聞爾等仗崑崙之術，滅吾截教，情殊可恨！今日下山，定然與你等見一高下，以定雌雄。」綽步執劍來取。金吒用劍急架相還。未及數合，周信抽身便走。金吒隨即趕來。周信揭開袍服，取出一磬，轉身對金吒連敲三四下。金吒把頭搖了兩搖，即時面如金紙，走回相府聲喚，只叫：「頭疼殺我！」子牙問其詳細，金吒把趕周信事說了一遍，子牙不語。金吒在相府，晝夜叫苦。且說次日，又報進相府：「又有一道人請戰。」子牙問左右：「誰去見陣走一遭？」傍有木吒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木吒出城，見一道人，挽雙抓髻，穿淡黃服，面如滿月，三柳長髯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面如滿月眼如珠，淡黃袍服繡花禽。絲條上下飄瑞彩，腹內玄機海樣深。五行道術般般會，灑豈成兵件件精。兌地行瘟號使者，正屬西方庚辛金。

話說木吒大喝曰：「你是何人，敢將左道邪術困吾兄長，使他頭疼？想就是你了！」李奇曰：「非也。那是吾道兄周信。吾乃呂祖門人李奇是也。」木吒大怒：「都是一班左道邪黨！」輕移大步，執劍當空來取李奇。李奇手中劍劈面交還。二人步戰之間，劍分上下，要賭雌雄：一個是肉身成聖的木吒，施威仗勇；一個是瘟部內有名的惡煞，展開凶光。往來未及五七回合，李奇便走。木吒隨後趕來。二人步行，趕不上一箭之地，李奇取出一旛，拿在手中，對木吒連搖數搖。木吒打了一個寒噤，不去追趕。李奇也全然不理，逕進大營去了。且說木吒一會兒面如白紙，渾身上如火燎，心中似油煎，解開袍服，赤身來見子牙，只叫：「不好了！」子牙大驚，急問：「怎的這等回來？」木吒跌倒在地，口噴白沫，身似炭火。子牙命扶住後房。子牙問掠陣官：「木吒如何這樣回來？」掠陣官把木吒追趕，搖旛之事說了一遍。子牙不知其故：「此又是左道之術！」心中甚是納悶。

且說李奇進營，回見呂岳。道人問曰：「今日會何人？」李奇曰：「今日會木吒，弟子用法旛一展，無不響應，因此得勝，回見尊師。」呂岳大悅，心中樂甚，乃作一歌，歌曰：

「不負玄門訣，工夫修煉來。爐中分好歹，火內辨三才。陰陽定左右，符印最奇哉。仙人逢此術，難免殺身災。」

呂岳作罷歌，鄭倫在傍，口稱：「老師，二日成功，未見擒人捉將；方纔聞老師作歌最奇，甚是歡樂，其中必有妙用，請示其詳。」呂岳曰：「你不知吾門人所用之物俱有玄功，只略展動了，他自然絕命，何勞持用刀劍殺他。」鄭倫聽說，讚歎不已。次日，呂岳令朱天麟：「今日你去走一遭，也是你下山一場。」朱天麟領法旨，提劍至城下，大呼曰：「著西岐能者會吾！」有探事的報入相府。子牙雙眉不展，問左右曰：「誰去走一遭？」傍有雷震子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雷震子出城，見一道人生的凶惡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巾上斜飄百合纓，面加紫囊眼如鈴。身穿紅服如噴火，足下麻鞋似水晶。絲條結就陰陽扣，寶劍揮開神鬼驚。行瘟部內居離位，正按南方丙丁火。

話說雷震子大呼曰：「來的妖人，仗何邪術，敢困吾二位道兄也！」朱天麟笑曰：「你自恃猙獰古怪，發此大言，誰來怕你。諒你也不知我是誰，吾乃九龍島朱天麟的便是。你通名來，也是我會你一番。」雷震子笑曰：「諒爾不過一草芥之夫，焉能有甚道術。」雷震子把風雷翅分開，飛起空中，使起黃金棍，劈頭就打。朱天麟手中劍急架相還。二人相交，未及數合，一大抵雷震子在空中使開黃金棍，往下打將來，朱天麟如何招架得住，只得就走。雷震子方纔要趕，朱天麟將劍往雷震子一指，雷震子在空中駕不住風雷二翅，響一聲落將下來，便往西岐城內跳將進來，走至相府。子牙一見走來之勢不好，子牙出席，急問雷震子曰：「你為何如此？」雷震子不言，只是把頭搖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子牙仔細定睛，看不出他蹊蹺原故，心中十分不樂，命抬進後廳調息。子牙納悶。且說朱天麟回見呂岳，言如法治雷震子，無不應聲而倒。呂道人大悅。次日，又著楊文輝來城下請戰。左右報入相府：「今日又是一位道人搦戰。」子牙聞報，心下躊躇：「一日換一個道者，莫非又是十絕陣之故事？」子牙心中疑惑。只見龍鬚虎要去見陣。子牙許之。鬚虎出城，見一道人面如紫草，髮似鋼針，頭戴魚尾金冠，身穿皂服，飛步而來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頂上金冠排魚尾，面如紫草眼光煒。絲條彩結扣連環，寶劍砍開天地髓。草履斜登寒霧生，胸藏秘訣多文斐。封神臺上有他名，正按坎宮壬癸水。

話說龍鬚虎見道人，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楊文輝一見大驚，看龍鬚虎形相古怪稀奇，問曰：「通個名來。」龍鬚虎曰：「吾乃姜子牙門人龍鬚虎是也。」楊文輝大怒，仗劍來取。龍鬚虎發手有石，只管打將下來。楊文輝不敢久戰，掩一劍便走。龍鬚虎隨後趕來。楊文輝取出一條鞭，對著龍鬚虎一頓轉。龍鬚虎忽的跳將回去，發著石頭，盡行力氣打進西岐，直打到相府，又打上銀安殿來。姜子牙忙著兩邊軍將：「快與吾拿下去！」眾將官用鉤連鎗鉤倒在地，網將起來。龍鬚虎口中噴出白沫，朝著天，睜著眼，只不作聲。子牙無計可施，不知就理。——這個是瘟部中四個行瘟使者，頭一位周信按東方使者，用的磬名曰「頭疼磬」；第二位李奇按西方使者，用的旛名曰「發躁旛」；第三位朱天麟按南方使者，用的劍名曰「昏迷劍」；第四位楊文輝按北方使者，用的鞭名曰「散瘟鞭」；故此瘟部之內先著四個行瘟使者，先會門人，此乃子牙一災又至。姜子牙那裏知道？——子牙正在府中，謂楊戩曰：「吾師言三十六路伐西岐，算將來有三十路矣。今又逢此道者，把吾四個門人困住，聲叫痛苦，使我心下不忍，如何是好？將奈之何？」正議間，忽門旗官報曰：「有一三隻眼道人請丞相答話。」哪吒、楊戩在傍曰：「今連戰五日，一日換一箇，不知他營中有多少截教門人？師叔會他，便知端的。」子牙傳令：「擺隊伍出城。」炮聲響亮，兩扇門開，左右列興周滅紂英雄，前後立玉虛門下。且說呂岳見子牙出城，兵勢嚴整，果然比別人不同。正是：

果然紀律分嚴整，不亞當年風后強。

話說子牙見黃旗腳下一道人，穿大紅袍服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三目圓睜，騎金眼駝，手提寶劍，大呼曰：「來者可是姜子牙麼？」子牙答曰：「然也。」子牙曰：「道兄是那座名山？何處仙府？今往西岐屢敗吾門下，道兄何所見而為？今紂主無道，周室興仁，天下共見；從來人心歸順真主，道兄何必強為！常言『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』。今我周鳳鳴岐山，英雄間出，似不卜可知。道兄又何得逆天而行其己意哉。況道兄在道門久煉，豈不知『封神榜』乃三教聖人所主，非吾一己之私。今我奉玉虛符命，扶助真主，不過完天地之劫數，成氣運之遷移。今道兄既屢得勝，不過一時僥倖成功，若是劫數來臨，自有破你之術者。道兄不得恃強，無貽伊戚。」呂岳曰：「吾乃九龍島煉氣之士，名為呂岳。只因你等恃關教門人，侮我截教，吾故令四箇門人略略使你知道。今日特來會你一會，共決雌雄。只是你死日甚近，幸無追悔！你聽我道來：

截教門中我最先，玄中妙訣許多言。五行道術尋常事，駕霧騰雲只等閑。腹內離龍併坎虎，捉來一處自熬煎。煉就純陽乾健體，九轉還丹把壽延。八極神游真自在，逍遙任意大羅天。今日降臨西岐地，早早投戈免罪愆。」

呂岳道罷，子牙笑曰：「據道兄所談，不過如峨嵋山趙公明，三仙島雲霄、瓊霄、碧霄之道，一旦俱成畫餅，料道兄此來，不過自取殺身之禍耳。」呂岳大怒，罵曰：「姜尚，你有何能，敢發如此惡言？」縱開金眼駝，執手中劍，飛來直取。子牙劍急架忙迎。楊戩在傍，縱馬搖刀飛來，大呼曰：「師叔，弟子來也！」楊戩不分好歹，照頂上刺來。呂岳手中劍架刀隔劍。哪吒登開風火輪，使開火尖鎗，衝殺過來。黃天化在旗門腳下，忍不住心頭火起：「雖然是蘇侯放歸吾父子，難道我不如他們？只要成功，顧不得了！」催開玉麒麟，殺將過來，把呂岳圍在當中。且言旗門下鄭倫看見黃天化殺將過來：「呀」的一聲，幾乎墜於獸下，長吁歎曰：「誰知我為紂王擒將立功，原來主將有意歸周，反將黃家父子放回去了。」鄭倫自思：「這番捉住，即時打死，絕其他念。」急催開金睛獸，大呼「黃天化」曰：「吾來也！」天化見了饑人，撥轉麒麟，雙鎚并起，力戰鄭倫。哪吒見黃天化敵住了鄭倫，恐怕有失，忙登回風火輪，把鎗劈心就刺鄭倫，大叫曰：「黃公子，你去拿呂岳，吾來殺此匹夫！」鄭倫曾被哪吒乾坤圈打過一次，大抵心下十分怕他，縱戰俱是不濟，先是留心著意，防哪吒動手。且說子牙見楊戩使刀敵住呂岳，又見黃天化助力，土行孫也提寶鐵棍滾將進來。鄧嬋玉在轅門下看戰。呂岳見周將有增，隨將身手搖動，三百六十骨節，霎時現出三頭六臂，一隻手執形天印，一隻手擎住瘟疫鐘，一隻手持定形瘟幡，一隻手執住止瘟劍，雙手使劍，現出青臉獠牙。子牙見了呂岳現如此形相，心下十分懼怕。楊戩見子牙怯戰，即將馬走出圈子外，命金毛童子拿金丸在手，拽滿扣兒，一金丸正打中呂岳肩臂。黃天化見楊戩成功，把玉麒麟跳遠了，回手一火龍鏢，把呂岳腿上打了一標。子牙見呂岳著傷，祭起打神鞭，這一鞭正中呂岳，響一聲，墜下金眼駝來，借土遁去了。鄭倫見呂岳失機，不能取勝，心下一慌，被哪吒一鎗正中肩背，幾乎閃下獸來，敗進轅門。子牙不趕，鳴金回兵。

且說蘇侯父子在轅門見呂岳失機著了重傷，鄭倫也著了傷，心中大悅：「這匹夫該當如此！」呂岳回營進中軍帳坐定，被打神鞭打得三味火從竅中而出。四門人來問老師曰：「今日不意老師反被他取了勝。」呂岳曰：「不妨，吾自有道理。」隨將葫蘆中取藥自啖，仍復笑曰：「姜尚，你雖然取勝一時，你怎逃滅一城生靈之禍！」鄭倫著傷，呂岳又將藥救之。呂岳至一更時，分命四門人，每一人拿一葫蘆瘟丹，借五形遁進西岐城。呂岳乘了金眼駝，也在當中，把瘟丹用手抓著，往城中按東、西、南、北，灑至三更方回。不表。且說西岐城中那知此丹俱入井泉河道之中，人家起來，必用水火為急濟之物，大家小戶，天子文武，士庶人等，凡吃水者，滿城盡遭此厄。不一二日，一城中煙火全無，街道上並無人走。皇城內人聲寂靜，止聞有聲喚之音；相府內眾門人也逢此難。——內有二人不遭此殃，哪吒乃蓮花化身，楊戩有元功變化。故此二人見滿城如此，二人心下十分著慌。哪吒進內廷看武王；楊戩在相府照顧，又不時要上城看守。二人計議：「城中止有二人，若是呂岳加兵攻打，如之奈何？」楊戩曰：「不妨。武王乃聖明之君，其福不小；師叔該有這場苦楚，定有高明之士來佐。」不言二人在城上商議，且說呂岳散了瘟丹，次日在帳前對蘇侯等言曰：「我今日與汝等成功，不用張弓隻箭，六七日之內，西岐一郡生靈盡皆死絕。爾等速速奏凱回兵，不負我下山一遭。」鄭倫曰：「連日西岐不見城上有人。」呂岳曰：「一郡眾生盡逢大劫，不久身亡。」鄭倫曰：「既西岐城人民俱遭困厄，何不調一支人馬殺進城中，剪草除根？」呂岳曰：「也使得。」鄭倫欣然領了蘇侯令，調出人馬來，方出湯營。且說楊戩在城上看見鄭倫調兵出營。哪吒著慌，問楊戩曰：「人馬殺來，你我二人焉能擋抵大眾人馬？」楊戩曰：「不要忙，吾自有退兵之策。」楊戩連忙把土與草拿了兩把，望空中一灑，喝聲：「疾！」西岐城上盡是彪軀大漢，往來耀武。鄭倫抬頭看時，見城上人馬反比前不相同，故此不敢攻城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楊戩神機妙術奇，呂岳空自費心機。武王洪福包天地，應合姜公遇難時。

話說鄭倫見西岐城上人馬軒昂驍勇，不敢進兵，徐徐退進營來；見呂岳言曰：「城上有人……」之事。不表。

且說楊戩雖用此術，只過一時三刻，只救眼下之急，不能常久。哪吒正憂煩，聽的空中鶴唳之聲，原來是黃龍真人跨鶴而來，落在城上。哪吒、楊戩下拜，口稱：「老師。」真人曰：「你師父可曾來？」楊戩答曰：「家師不曾來。」黃龍真人至相府來看子牙，又入內庭看過武王，復出皇城，上了城，玉鼎真人方駕縱地金光法而至。黃龍真人曰：「道兄為何來遲？」玉鼎真人曰：「我借金光縱地，故此來遲。今呂岳將此異術治此一郡，眾生遭逢大厄。今著楊戩速往火雲洞，見三聖大師，速取丹藥，可救此厄。」楊戩領師命，逕往火雲洞來。正是：

足踏五行生霧彩，週游天下只須臾。

話說楊戩借土遁來至火雲洞。——此處雲生八處，霧起四方，挺生秀柏，屈曲蒼松，真好所在！怎見得：

巨鎮東南，中天勝岳。芙蓉峰龍聳，紫蓋嶺巍峨。百草含香味，爐煙鶴唳蹤。上有玉虛之寶籙，朱陸之靈臺。舜巡、禹禱，玉簡金書。樓閣飛青鸞，亭臺隱紫霧。地設名山雄宇宙，天開仙境透三清。幾桃樹梅花正放，滿山瑤草色皆舒。龍潛澗底，虎伏崖前。幽鳥如訴語，馴鹿近人行。白鶴伴雲棲老檜，青鸞丹鳳向陽鳴。火雲福地真仙境，金闕仁慈治世公。

話說楊戩不敢擅入；候候多時，只見一童兒出洞府，楊戩上前稽首曰：「師兄，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楊戩；今奉師命，特到此處，參謁三聖老爺。借師兄轉達一聲。」童兒曰：「你可知道三聖人是誰？如何以老爺相稱？」楊戩欠身曰：「弟子不知。」童子曰：「你不知，不怪你。此三聖乃天、地、人三皇帝主。」楊戩曰：「多感師兄指教，其實弟子不知。」童兒進洞府，少時出來，曰：「三位皇爺命你相見。」楊戩進洞府，見三位聖人：當中一位，頂生二角；左邊一位，披葉蓋肩，腰圍虎豹之皮；右邊一位，身穿帝服。楊戩不敢踐越階次，只得倒身下拜，言曰：「弟子楊戩奉玉鼎真人之命，今為西岐武王因呂岳助蘇護征伐其地，不知用何道術，將一郡生民盡是臥床不起，呻吟不絕，晝夜無寧，武王命在旦夕，姜尚死在須臾。弟子奉師命，特懇金容，大發慈悲，救援無辜生靈，實乃再造洪恩，德如淵海！」楊戩訴罷。當中一位聖人乃伏羲皇帝，調左邊神農曰：「想吾輩為君，和八卦，定禮樂，並無禍亂。方今商運當衰，干戈四起，想武王德業日盛，紂惡貫盈，以周伐紂，此是天數。但申公豹扭轉天心，助惡為虐，禮請左道，大是可恨。御弟不可辭勞，轉濟周功，不負有德之業。」神農答曰：「皇兄此言有理。」忙起身入後，取了丹藥，付與楊戩，曰：「此丹三粒：一粒救武王宮眷，一粒救子牙諸多門人，一粒用水化開，用楊枝細灑西城。凡有此疾者，名為傳染之疫。」楊戩叩首在地，拜謝出洞。神農復叫楊戩，吩咐曰：「你且站住。」神農出的洞府，往紫芝崖來，尋了一遍，忽然拔起一草，遞與楊戩：「你將此寶帶回人間，可治傳染之疾，若凡世間眾生遭此苦厄，先取此草服之，其疾自愈。」楊戩接草，跪而啟曰：「此草何名？留傳人間急濟寒疫。懇乞明示。」神農道：「你聽我有偈為證，偈曰：

此草生來蓋世無，紫芝崖下用功夫。常桑曾說玄中妙，寒門發表是柴胡。」

話說楊戩得此柴胡草併丹藥離了火雲洞，逕往西岐而來；早至城上，見師父回話。玉鼎真人問：「取丹藥一事如何？」楊戩把神農吩咐的言語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玉鼎真人依法而行，將三粒丹如法製度。果然好丹藥！正是：

聖主洪福無邊遠，呂岳何須枉用心！

話說呂岳在營過了七八日，對眾門人言：「西岐人民想已盡絕。」蘇侯在中軍聽得呂岳道人之言，心下十分不樂。又過了數日，蘇侯暗出大營，來看西岐城上，只見旛幟依舊，往來不斷人行；看哪吒精神抖擻，楊戩氣概軒昂，心下大悅：「呂岳之言不過愚惑吾等耳。可將言語滅他一番。」遂進中軍對呂岳曰：「老師言西岐人民盡絕，如今反有人馬來往，戰將威武，此事不實了。老師將何法處之？不可以前言為戲。」呂岳聞言，立身曰：「豈有此理！」蘇侯曰：「此不才適纔經目看將來的，豈敢造次亂言。」呂岳就出營一看，果然如此；摺指一算，不覺失聲大叫曰：「原來玉鼎真人往火雲洞借了丹藥，以救此一城生靈之厄！」忙命四門人鄭倫：「你可每門調三千人馬，乘他身弱無力支持，殺進城中，盡行屠戮。」鄭倫領命，來問蘇侯調人馬破西岐。蘇侯情知呂岳不能破子牙，遂將一萬二千人馬調出。周信領三千往東門殺來；李奇領三千往西門殺來；朱天麟領三千往南門殺來；楊文輝領三千同呂岳往北門殺來。鄭倫在城外打點進城。且說哪吒在城上看見成湯營裏發出人馬，殺奔城前，忙見黃龍真人曰：「城內空虛，止有四人，焉能護持得來？」黃龍真人曰：「不妨。」命楊戩：「你去東門迎敵，開門讓他進來，吾自有道理。哪吒，你在西門，也是如此。玉鼎真人，你在南門。我貧道在北門。把他誑進城來，我自處治。」且說呂岳把四個門人點出來取西岐城，不知勝負加

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